

巴以爱恨录(六)

讲述几个普通人的遭际,折射一个破碎的中东。



耶路撒冷的一个 混血婴儿

于晓明 编译

异族恋人共浴爱河

2002 春天,耶路撒冷这座穆斯林与犹太人共同拥有的圣城,仍笼罩在一片战争的黑暗之中。

这是极平常的一个早晨,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空旷的街上没有行人,在初春的寒气中医院里一片宁静。一位值班护士出来扔医药垃圾,在转身要离开时,突然听到孩子的微弱哭声。她循声找去,看到一个小被包裹放在垃圾箱角落处,那哭声是从被子里传出来的。护士急忙走上前去,拨开垃圾,她吃惊地看到一张婴儿的小脸。好心的护士抱起那婴儿细看,

孩子长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眼睛正忽闪忽闪透过泪花看着她。

这是一个阿以混血女婴,那婴儿是以色列青年阿利古斯泰·阿米尔与巴勒斯坦姑娘玛茜雅·尼古拉两人爱情的结晶。两个年轻人分别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以区和巴区,但同在一家新技术公司工作。阿利古斯泰在公司里任工程师,比玛茜雅先到公司两年。玛茜雅从耶路撒冷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这家私人公司任办公室秘书,成为公司里惟一的巴勒斯坦人。

玛茜雅的到来引起了阿利古斯泰的注意,他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黑发大眼睛的巴勒斯坦姑娘,在工作接触中不断向玛茜雅示爱。最开始玛茜雅采取

了一种躲避态度,都是那该死的巴以不和,造成了两个民族之间难以摆脱的宿怨。但日久天长,小伙子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巴勒斯坦姑娘,最后两人冲破了种族间的隔阂,共浴爱河,发誓要终生相守。

注定了不幸命运的孩子

但是,巴以之间争端再起,冲突越来越激烈。2001年初时,以色列军队封锁了巴勒斯坦居住区,不让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地区工作。阿利古斯泰与玛茜雅结婚的事一拖再拖,此时玛茜雅已怀有身孕,但当下的形势已经让他们两个难以谈婚论嫁。阿利古斯泰为女友的身孕着急,但他也没有办法进到巴区内。

这一天,心情烦闷的阿利古斯泰来到街上的咖啡馆,想着自己与心上人玛茜雅的婚事。正沉思间,忽见一辆小卡车径直驶到咖啡馆窗前,一个巴勒斯坦青年从车里跳下来,掉头就跑。阿利古斯泰立刻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就在他刚刚站起身想要躲开时,突然眼前一亮,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把他投入黑暗之中。又是一次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当场炸死了七个以色列人,包括两名妇女。警车鸣叫着来到出事地点,当救护人员抬起受伤的人时,炸得面目全非的阿利古斯特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嘴里喃喃地叫着:“玛茜雅,玛……茜……雅……”之后便合上眼睛离开了人间。

玛茜雅得知阿利古斯泰死去的消息,当即昏倒在地。美好的未来成了泡影,局势变得如此不堪。本来阿拉伯妇女未婚先孕便已经犯了大忌,再加上阿以两族势同水火,自己又怀上了以色列人的孩子,自然不断地遭到邻居的白眼,嘲讽之语不绝于耳。玛茜雅暗自流泪,只怨自己命苦。此时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玛茜雅只有躲在父母家里,静静地等着没有爸爸的孩子出生。

十月怀胎,玛茜雅生下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婴,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还有像妈妈一样的黑发和像爸爸一样的高鼻子。痛苦的年轻母亲终于找到了精神寄托,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孩子身上。但她的父母受不了邻居们的白眼和嘲讽,几次与女儿商量着要把这孩子扔掉。但一提到扔掉孩子,玛茜雅就像疯了一样,抱住孩子不放手,眼睛惊恐地望着他们。自己的心上人已经死去了,这是他给她留下的惟一安慰,可玛茜雅爱情的结晶眼看也保不

住了。形势的严峻、邻居的吵闹、父母的劝说、阿拉伯严酷的传统,这一切让这个巴勒斯坦弱女子再也无法承受。她哭着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看着孩子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她,玛茜雅再也忍受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但此时街上巴以冲突的枪声让她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她知道自己无法养活这个女儿,只能将她送人了。

那天早上她喂了女儿最后一次奶,便哭着让妈妈把孩子抱走了。这才有了巴勒斯坦医院里护士捡到婴儿的一幕。

爱——硝烟里的绿洲

巴勒斯坦医院的医生与护士十分喜爱这个女孩儿,几个护士自愿来看护她,她们喂她,逗她玩,女婴给医院带来了欢乐。两个月后,护士们发现这女婴不见长大,她们猜想可能是自己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怕喂下去会耽误孩子的成长,再说在医院里长期养一个孩子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她们想到了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堂,那里收养孤儿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有一些很善良的嬷嬷在精心照料着一些失去家庭的孤儿。

护士们给在伯利恒的“神圣家庭”育婴堂打去求助电话,育婴堂的主管索菲嬷嬷热情地满口答应。

嬷嬷们高兴地将小女婴接到了育婴堂。看着这个虽然瘦弱但是很漂亮的女婴,索菲嬷嬷打心眼里喜欢。她以为这是个阿拉伯女孩,便给她起了一个阿拉伯语的美丽名字:莎拉美,意思是“和平”,这个名字寄托着她们对巴以和平祈望。

虽然嬷嬷们都喜欢这个漂亮的阿拉伯女婴,但发现这孩子确实不正常,不光是不长个儿,还常表现出病态来,于是她们把孩子送到巴勒斯坦医院做身体检查。当医院用X射线检查后,发现女婴的心脏至少有三处天生缺陷。巴勒斯坦医院里设备简陋,没有办法治疗这种复杂的病。这样的重病只能送到国外,或者送到以色列设备先进的医院才行,而且,要治好这种病花费也是相当大的。

育婴堂的嬷嬷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都很难过,大家商定要捐钱送这女婴去开刀。嬷嬷们捐出了2万多美元,把病女婴莎拉美送到了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哈达萨医院。有人问索菲院长:现在的巴以关系这样坏,为什么把一个阿拉伯弃婴送到一家以色列医院去医治?索菲嬷嬷说:“政治是一回事,医疗是另一

回事,大家都只是救孩子,不管她是哪个民族的。”

在哈达萨医院,以色列医生得知了女婴的身世后,都同情她,喜欢她,没有人去想她是个巴勒斯坦女孩。医院免费为女婴做开胸手术,著名医生艾里·米尔加特主刀为莎拉美做手术。当手术用血告急时,以色列的医生和护士们排队为婴儿无偿输血。手术成功了,医护人员把小莎拉美送到看护病房,护士们志愿排班看护她。同巴勒斯坦医院一样,小莎拉美成了大家喜欢的中心。小莎拉美心脏好了,身体恢复了,病房里扬起了小“和平”天使的清脆笑声。

久违的和平,你在哪里?

以色列媒体开始报道这个“和平”小天使的故事,刊登了小莎拉美的照片。小莎拉美的生身母亲玛茜雅也看到了这张报纸,她望着忍痛抛弃的女儿照片,哭得心都痛了。她下决心要将女儿带回来,自己一个人带大她,也好告慰阿利古斯泰的在天之灵。但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封锁了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不能到达以色列地区,她只有看着报纸上的女儿的照片流泪了。

更不幸的是,以色列军队借打击恐怖分子之名,枪炮对准巴勒斯坦民居开火,躲在家中的玛茜雅被以军炮火击中,惨死在瓦砾堆中,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小女儿的照片。

牵连着巴以两族人的和平小天使莎拉美与她父母的悲惨故事在媒体发表后,众多的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心灵都受到震动,他们为这两个巴以恋人的悲惨命运流泪,为那可怜的女婴受到了巴以两族人喜爱感到欣慰。很多人头脑清醒过来,认识到巴以两族人不应当如此相互仇视,这种以血还血的复仇方式只能把两个民族带进苦难的深渊。人们希望小莎拉美父母那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巴以民族间的关系能像小莎拉美一样,给巴以间带来永远的和平。□

(责任编辑 钱 萃)

新型极限运动——

“钢索飞行”

杨 勤 编译

新西兰小城科文斯塔温坐落在阿尔贝山脉腹地、瓦卡吉布湖之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如画的美景和连绵不绝的山壑吸引了无数游客。自1998年起小城的知名度更是大大提升,因为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钢索飞行”(Fly by Wire),它让极限运动爱好者不仅愉悦神经,更能体验惊险独特的刺激。

“钢索飞行”有着精确的时间控制,其飞行器是尾部带螺旋桨的黑色木制装置。当极限挑战者操纵手柄,启动绞盘,飞行器便上升到70米的高度。这时,刚一启动发动机,飞行器便猛力冲出去,若用力按下加速器,几秒钟后飞行器就到了峡谷的另一端,而后重新升至高空,然后返回。这时,飞行已经掌握了运动规则,可以完成旋转、8字形特技等技巧了。剧烈迅猛的飞行持续6分钟后,会突然静止下来,过3分钟,飞行器会悄无声息地在山谷上空滑行,让飞行者有机会欣赏那平时只有鸟儿才能看到的迷人美景。然后,完全静止的“飞船”返回“发射平台”,飞行者也“落地”,可一边回想着惊险刺激、瞬息变幻的感受,一边还在考虑是否再飞一次。

“钢索飞行”一次的费用为145新西兰元(约合人

民币662元),其中包括从科文斯塔温到飞行地的交通费,而观众的费用是10元。飞行者年龄不得小于15岁。

> 飞行器长4米,重230公斤,从峡谷的一端飞至另一端,靠钢索连接在绞盘上。绞盘距谷底105米,用6根直径35毫米的绷紧的钢索(每个方向3根)固定在峡谷上空,可以承载72吨的重量。□



Fly by Wire